







「尋『詞』推『字』」之一例： 試說殷墟甲骨文中「犯」「圍」兩讀之字^{*}

陳 劍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摘 要

殷墟甲骨文中常見的字，現多釋「圍」。其形與後世文字在字形上的聯繫，目前尚無可靠線索。故本文試圖主要立足於先尋找到其不同用法所表合適之「詞」，再來考慮字形說解，從而解決其考釋問題。該字作田獵動詞的用法，讀「圍」可信，但字形出發點即釋其字為「韋」不可靠；大量見於軍事戰爭類卜辭者，其所表之「詞」，又以侵犯之「犯」最為合適，而「圍」不合。此形一字兩讀，與很早就出現的義近複合雙音詞「範圍」有關。其原始形應作殷代族名金文中的類，表「有一定界限的區域」義，此即「範」與「圍」之古義，故及其變體等可既有「範」音又有「圍」音；侵犯之「犯」，本即由「有一定界限的區域」義之「範」所引申或派生，故卜辭以之變體等表「犯」。

關鍵詞：殷墟甲骨文、考釋、犯、圍、範圍

^{*} 本文初稿蒙蔣玉斌先生和匿名審稿人審閱指正，謹誌謝忱。

The Character that Denotes Both the Words *Fan* 犯 and *Wei* 圍 in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n Example of Deciphering “Characters” Based on “Words”

Chen Jian

(Shanghai)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of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aracter 𠩺, which is generally transcribed as *wei* 圍, occurs frequently in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The decipherment of this character remains questionable. By using a method of what we call “Determining the word before deciphering the charact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aracter in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can be read as either *fan* 犯 “to invade,” or *wei* 圍 “to round up,”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explained in detail.

Key words: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decipherment, *fan* (犯), *wei* (圍), *fanwei* (範圍)






一 引言





題中所謂「尋『詞』推『字』」，是我暫擬的一個提法。主要意思，是想針對早期古文字中那些有實在用法且辭例變化較為豐富，但在與後世字形的聯繫方面尚毫無可靠線索的常見疑難字，提出或者說「重新強調」一個思考角度。

這樣想的主要原因在於，隨著學界有關研究的逐步精細深入，早期古文字中能夠跟後世文字「對應」上，亦即在字形源流或者說沿革方面關係較為清晰的字形（包括基礎構件），總是積累得越來越多、越來越被「窮盡」的；最終，研究者總要面對在字形對應方面毫無辦法的疑難字。這裡頭，肯定會有一些是後世早已被完全淘汰的，在字形對應上我們永遠也找不到答案；也可能存在後世仍有沿用，但現所見出土文獻中還未出現的情況，對此我們也不能完全束手坐等新資料。我們可以先重點從「詞」的角度尋覓考慮，看能否找到最為合適者，再來看據此能否將字形講通。這樣考慮的重要理由，在於商周秦漢古漢語書面語的延續性。我們可以首先假設，某字所表之「{詞}」，大概是仍然一直沿用下來了的，記載上古漢語書面語的傳世先秦秦漢古書與出土戰國秦漢文獻中仍有之，只是所用之字是跟早期古文字在形體上已經毫無聯繫者。這類字的釋讀，就只能先從辭例分析入手，先在可能的選擇範圍內尋找合適之「詞」，試將可能的後世表示該詞之字「代入」去看能否皆讀通，再考慮如何據此來「解釋」字形，亦即如何將其形可表該詞的道理所在講明白的問題。另一方面，上古漢語中的某些基礎詞彙或者說常用詞／高頻詞，而在早期古文字中尚無之者，我們也可以循此思路，有意識地去尋找其間「對應關係」，從而推進乃至解決有關疑難字形的考釋問題。以上所述，即我所謂「尋『詞』推『字』」。

本文所論，就是一個自覺在這方面頗為典型的例子。是否有當，尚待大家批評。

二 有關字形、用法與研究概況

殷墟甲骨文中常見一個作、、等形的字（或倒書作、），研究者多隸定作「𠩺」「𠩻」「𠩼」或「𠩽」等（以下如無必要區分，即統一以

「𠩺」代表)，偶或作。其繁體从「次」之表意初文「𠩺」作、。¹此字亦於殷代族名金文中多見，作（《集成》5454 鴉尊；亦或倒書作，《銘圖續》0003 鼎）、（《集成》10570 作父戊器）、（《集成》11877 冑），又（《集成》1053 鼎）、（《集成》10691.1 戈）等形。²甲骨文金文中亦有以之爲偏旁者，如甲骨文地名（《合集》37434，兩見），西周金文人名、（《集成》5334、3657 集曆作父癸卣、簋）等。

「𠩺」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共已兩百餘見。除去少數作人名（《合集》16934、19957 正、20775、20398=《屯南》4513+《屯南》4518、20971、40073、《英藏》428 等）、地名（《合集》21085、21482 等）之例，有實在用法的辭例可分爲兩類。一是見於軍事戰爭卜辭中者，占其用法的絕大多數；一是見於田獵卜辭中者，作動詞。

「𠩺」字的釋讀，至今尚未有定論。經過衆多學者的遞相研究，目前大家已取得的共識有：其字與「正」字形用例皆有別，肯定不能釋讀爲「正（征）」，二者應該完全無關；在田獵卜辭中作動詞者，讀「圍」最爲合適；但「圍」的讀法推廣到軍事戰爭類卜辭，則頗多扞格難通之處。³近年所見研究者的一般看法，如謝明文先生謂，「釋『圍』一說有可能是對的，不過從目前的材料看，此說仍缺乏強證，它是否正確，還有待於將來新材料的檢驗」；⁴張宇衛先生謂，「『𠩺』本身具有侵略義，因爲其後接續翦除城邑、俘人等詞彙，但釋圍、征之說還未盡

¹ 諸形詳見：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79-280第0934號「𠩺」字，頁281第0937號（倒書者）、第0939號（从「𠩺」者）。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388-389「圍」字，頁787「𠩺」字。

² 族名金文中「𠩺」約二十見，「𠩺」近三十見。參見畢秀潔：《商代金文全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頁1270-1275。嚴志斌：《商金文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21-22。此書將「𠩺」「正」「𠩺」三類形皆收在「正」字下，頁23-24另立「𠩺」字頭，與本文看法不同。嚴志斌先生將諸形皆釋爲「正」以及對其間繁簡關係的分析，又參看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103-104。

³ 諸家說參看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纂：《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790-809第0821號「正」字，頁810-813第0823號「𠩺」字，頁813-816第0824「征」字（「𠩺」類繁形），頁816-817第0825號「征」字（从「𠩺」之繁形）。後文凡引諸家說未注出處者，均見此。

⁴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頁38-39。

完善，故對字形說解存以待考」；⁵李發先生謂，諸形與「正」「不」釋作同一字是對的。但釋『韋』與『發』均缺乏字形演變的依據」云云。⁶研究者引用有關卜辭，釋文或逕作「圍」，或作「圍*」即右上加星號以表明係為釋寫方便的權宜辦法。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𠂔」之田獵動詞用法者，讀「圍」是很合適的。但用於軍事戰爭類者，讀「圍」斷不可通。同時，上古漢語中與軍事戰爭有關的常見動詞是很有限的，在其範圍內反覆權衡考慮選擇，只有「{犯}」最為合適。但是，此讀法又難以反過來講通田獵動詞用法。如此，就只好暫時先承認「𠂔」字可能存在此兩類不同讀法。接下來考慮，同一「𠂔」形為何會有「圍」與「犯」兩類截然不同的讀音，也可以找到較為圓滿的解釋。

三 與軍事戰爭有關者，讀「犯」最合

(一)

首先很重要的一點，侵犯之「犯」是上古漢語中的高頻詞，但此前在殷墟甲骨文中尚未找到可靠的「犯」這個詞。

以前流行最廣的于省吾先生所謂「凡」讀為「犯」之說（如《合集》4597「方由今春凡」等），研究者現已辨明其字當釋「同」，係「興」之省體。⁷另外，甲骨文中用作軍事動詞的「敢」字，也有研究者謂「讀為犯，大概是突圍這一類的意思」。⁸按黃天樹先生指出，此類「『敢』讀為『掩』，當乘人不備突然襲擊的『掩襲』講」，⁹正確可從。進而言之，「敢」字原始字形「𠂔」類，象人雙手執長柄

⁵ 張宇衡：〈賓組甲骨綴合十八則〉之第十二則，《東華漢學》第16期（2012年12月），頁19-21。張宇衡：《甲骨卜辭戰爭刻辭研究——以賓組、出組、歷組為例》（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320-322。

⁶ 李發：《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377-378。

⁷ 王子楊：〈甲骨文舊釋「凡」之字絕大多數當釋為「同」——兼談「凡」、「同」之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2-14。又見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206-209。又參看魏慈德：《舊釋有關「監凡」「爵凡」卜辭的探討》，《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頁152-156。

⁸ 宋雅萍：〈說甲骨文、金文的「敢」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2輯（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年），頁193-212。

⁹ 黃天樹：〈甲骨卜辭中關於商代城邑的史料〉，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4輯（臺北：中央研究

網「迎頭兜捕野豕」之形，我認爲，其形所表本義，或者說所爲造之「[字]」，就是掩捕、掩取（禽獸）之「[掩／擒]」；「敢」字即「[掩／擒]」之表意初文，用爲勇敢、果敢等之「敢」，應係出於假借而非引申。

其實，研究者在解釋用於軍事戰爭卜辭的「𠄎」字時，往往多已點出「犯」字。例如，《甲骨文字典》解釋謂，「征伐也，與正義同。侵犯也」，「卜辭中或與𠄎（正）義同，或與之用法有別，如敵方來犯則只用𠄎」。¹⁰姚孝遂和尚丁先生謂，「卜辭『𠄎』有『征伐』、『侵犯』義」，「敵來犯亦曰『𠄎』」，舉《爰》26（後引《合集》584 甲）、《菁》2（後引《合集》6057 反）兩辭，謂「均爲敵方來犯之事」云云。《甲骨文字詁林》頁808「正」字下姚孝遂先生按語謂，「𠄎」字「指外方來侵犯」云云。由此亦可見，在大家的語感中，將「𠄎」字所在之辭用「犯」字代入，是很合適的。

出現「𠄎」的軍事戰爭類卜辭很多，其變化頗爲豐富，亦即辭例的「限制性」已經足夠強。全面分析有關用法，亦可見確實只有讀爲「犯」才是各方面最爲合適的。下面挑選一些較爲完整、辭意明確的卜辭（並盡量照顧到類組之別），加以列舉並略作分析。

（二）

賓組（主要是典賓類）貞旬卜辭的驗辭，往往詳細記載有關不好之事，是大家最爲熟悉的，我們就先從此講起。

- （1）癸未卜，殼，貞：𠄎（旬）亡囙（憂）。王固（占）曰：「𠄎（有）求（咎），其𠄎（有）來媼（艱），气（迄、訖）至。」七日己丑，允𠄎（有）來媼（艱）自西，𠄎戈[化乎（呼）]告曰：「𠄎方𠄎（犯）于我奠。」[三（四）日]（以上正面）壬辰，亦有來自西，𠄎乎（呼）[告曰]：「𠄎亦𠄎（犯）我奠，𠄎（翦、殘）三（四）邑。」（以上反面）

——《甲拼》110、290、295（《合集》584 甲+9498+7143+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頁170。收入《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頁235。

¹⁰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頁147。

《東文研》B0571b+《合補》5597)【蕭良瓊、劉影、李愛輝綴合】

- (2) 癸未卜，永，貞：𠂔(旬)亡囙(憂)。七日己丑，𡥉友化乎(呼)告曰：「𠂔方𠂔(犯)于我奠𡥉。」七月。

——《合集》6068正(《甲拼》061=《合集》7151正+《懷特》439正、
《綴集》140=《合集》6067+《合集》7866正同文)

- (3) 癸未卜，爭，貞：𠂔(旬)亡囙(憂)。(中略；以下在反面) 三(四)日庚申，亦出(有)來媼(艱)自北，子嬖告曰：「昔甲辰方𠂔(犯)于𠂔，俘人十出(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𠂔(犯)，俘人十出(又)六人。」六月，才(在)臺。

——《合集》137正反+16890正反+7990正反
【蕭良瓊綴合】(《合集》13362同文)

- (4) 癸酉卜，爭，貞：𠂔(旬)亡囙(憂)。𠂔(旬)壬午允出(有)來𠂔亥𠂔(犯)替。甲子(?)奉。

——《甲拼五》1048(《合集》583正+7139+11454+40663)

【蔡哲茂、劉影綴合】

- (5A) [癸亥卜，殼，貞：𠂔(旬)亡]囙(憂)。五月。王固(占)曰：「出(有)求(咎)，其出(有)來媼(艱)，气(迄、訖)至。」七日己子(巳)，允出(有)來媼(艱)自西。𡥉友角告曰：「𠂔方出，媼(侵)我示癸田七十人。」五[月]。

- (5B) 癸未卜，殼，[貞：𠂔(旬)亡囙(憂)]。王固(占)曰：「出(有)求(咎)，其出(有)來媼(艱)，气(迄、訖)至。」九日辛卯，允出(有)來媼(艱)自北，𠂔妻筮告曰：「土方媼(侵)我田十人。」

- (5C) 癸子(巳)卜，殼，貞：𠂔(旬)亡囙(憂)。王固(占)曰：「出(有)求(咎)，其出(有)來媼(艱)，气(迄、訖)至。」五日丁酉，允出(有)來媼(艱)自西。𠂔*𠂔告曰：「土方𠂔(犯)于我東𠂔(鄙)，𠂔(翦、殘)二邑；𠂔方亦媼(侵)我西𠂔(鄙)田。」

——《合集》6057正、反(《合集》6060、《契合集》152=
《合集》6059+7152正+《續存上》975同文)

(6) 癸卯卜，旁，貞：𠂔(旬)亡[囧(憂)]。𠂔方𠂔(犯)于呂，𠂔(受一侵) 𠂔

——《合集》6778正

(7) 𠂔𠂔告曰：「𠂔方亦𠂔(犯)，以我牛五十。」

——《合集》6072正

「以我牛五十」謂擄走了我方之牛五十。上舉「𠂔」或與「侵」同見，對說明其形所表之詞可能即「犯」，最為重要。此類「侵」字，朱鳳瀚先生謂「其意合於《春秋穀梁傳·隱公五年》『苞人民，驅牛馬曰侵』」，¹¹可從。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穀梁傳》讀「苞」為「俘」，亦正與上引卜辭中「俘人若干人」「侵……若干人」云云相會。¹²

(8) [癸卯卜，𠂔，貞：𠂔(旬)亡囧(憂)。王固(占)曰：]𠂔五日丁未，允出(有)來[𠂔(艱)]𠂔告曰：𠂔方𠂔(犯)于我𠂔[𠂔(翦、殘)]三邑。

——《合集》6066反

(9) [癸𠂔卜]，旁，貞：𠂔(旬)[亡]囧(憂)。三日𠂔，乙𠂔出(有)求(咎)，𠂔告曰：「𠂔方𠂔(犯)于我邑𠂔」

——《合集》8554+《合補》1921+《合補》2140+《合集》12812

【蔣玉斌、張宇衛綴合¹³】

「邑」字下殘，僅存「口」形。黃天樹先生釋讀為「丁(城)」，¹⁴張宇衛先生引其說而謂「亦不能排除為『邑』之殘泐」。¹⁵

𠂔數形所在之辭皆殘，應係記同一事件。其辭以《合補》1767(《合集》6065+《合集》8236)、《合補》1760(《合集》6063+《東文研》388)兩版較為完整，

¹¹ 朱鳳瀚：〈由殷墟出土北方青銅器看商人與北方族群的聯繫〉，《考古學報》2013年第1期，頁4。

¹² 「侵……若干人」中的「若干人」不能理解為入侵者人數，而應係入侵者所擄掠的人數，參看前引張宇衛：《甲骨卜辭戰爭刻辭研究——以賓組、出組、歷組為例》，頁326。

¹³ 前引張宇衛：〈賓組甲骨綴合十八則〉之第十二則，《東華漢學》第16期，頁18-21。

¹⁴ 黃天樹：《〈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補闕》，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59-160。黃天樹：〈甲骨卜辭中關於商代城邑的史料〉，前引《古文字與古代史》第4輯，頁153-154。皆收入前引《黃天樹甲骨文論集》，頁338-339、頁219-210。

¹⁵ 張宇衛：《綴興集——甲骨綴合與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年），頁37。

又見於《合集》39495(《旅博》534)、《契合集》061(《合集》6062+《合補》6438)、《合集》7102。諸辭合校，大略可復原爲：

(10) (上略) 三(四) 日丙午，允出(有) 來媯(艱) 自西。𤯏友唐告曰：𤯏方𠄎(犯) 我□□□入于萑，亦戠(翦、殘) 𠄎示易。戊申亦出(有) 來自西，告牛家□

《合補》1760 反作「來媯(艱) 自𤯏友唐，𤯏方𠄎(犯)」云云，與上舉辭差別略大，諸版尚非完全同文。

(三)

下面來看更多的「敵方𠄎我」之辭，以見其用法富於變化而以「犯」代入皆甚通此點。

「𠄎」後既可接具體地名或方國族名爲賓語，亦可不加，與古漢語「犯」既可作他動詞亦可作自動詞相合。

(11A) 戎𠄎(犯)。

(11B) 戎𠄎(犯) 雀*。¹⁶

——《愛米塔什》5[白歷間]

「戎」意謂「敵軍」，後引卜辭多見。

(12) 己亥卜，𠄎：方𠄎(犯) 商。

——《合集》20440(《甲編》2378+《甲編》2383)+
史語所未刊3.2.0205+3.2.01653【蔡哲茂、陳逸文綴合】¹⁷[白肥]

《合集》20450[白小字]：「壬午卜，自，貞：乎(呼) 𠄎(禦) 方𠄎(于) 商。」

¹⁶ 此所謂「雀」形，與一般从「小」之「雀」字不同，釋文中以右上角加星號以區別。參看胡雲鳳：〈說「雀」與「雀」〉，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35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0年)，頁143-170。

¹⁷ 陳逸文：〈《殷虛文字甲編》新綴十二組〉之第六則，《淡江中文學報》第29期(2013年12月)，頁382。

(13) 貞：方其𠄎(犯)𠄎(茲)邑。

——《合集》6678[白賓間]

(14) 貞：今日方𠄎(犯)。

——《合集》20441[白肥]

「日」字各種工具書與論著多釋「丁」，不確。

(15) 丁卯卜：今日𠄎(犯)。

——《愛米塔什》7[白小字]

(16) 己子(巳)卜，王：方𠄎(犯)。

——《合集》20624(《乙編》8502)[白肥筆]

(17) 貞：方𠄎(犯)我。

——《合集》6679[典賓]

(18) 貞：方不我𠄎(犯)。

——《合集》6680[典賓]

(19A) 癸亥卜：亘其夕𠄎(犯)雀*。

(19B) 癸亥卜：亘弗夕𠄎(犯)雀*。

——《合集》20393(《合集》33089重出)[白歷間]

(20A) 癸其

(20B) 癸亥卜：亘弗夕【𠄎(犯)】雀*。

(20C) 乙丑卜。

(20D) 丁卯卜，雀*隻(獲)亘。

——《合集》20383(《粹》1553)[白歷間]

(19)(20)兩相對比，(20B)顯係漏刻一「𠄎」字。《殷契粹編》1553即因未明此而將「夕」誤釋讀為「月(扌、扌)」或謂「其中『夕雀』顯然為『夕圍雀』之省，指的是在夜間包圍雀的部隊」云云，¹⁸不如看作漏刻為好。

(21) 方不𠄎(犯)。

——《英藏》625[賓一]

¹⁸ 張惟捷：〈殷商武丁時期人物「雀」史跡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4分(2014年12月)，頁695。

(22) 己未卜，方，貞：𠄎方其亦𠄎(犯)。十一月。

——《掇二》483(《合集》18596) + 《合集》6073[賓三]

【周忠兵綴合】¹⁹

(23) 己未卜，方，貞：𠄎方不亦𠄎(犯)。

——《合集》6809+《合集》8581[賓三]【李愛輝綴合】²⁰

(24) 貞：乙未方其𠄎(犯)。

——《合集》6681[賓出]

(25) 貞：丁酉方其𠄎(犯)。

——《合集》6682[典賓]

卜辭或云「來𠄎」，讀「來犯」顯然甚通：

(26) 壬[□卜]，丙，貞：衡其來𠄎(犯)，我于兹(茲)𠄎。

——《合集》6882[賓一]

(27A) 辛酉卜：出大方，其來𠄎(犯)。七月。

(27B) 辛酉卜：大方不其來𠄎(犯)。七月。

(27C) 丙子(13)卜：小方不其𠄎(犯)今八月。允不。

(27D) 丙子(13)卜：其𠄎(犯)今八月。

——《合集》20163+《醉古集》162，蔣玉斌再加綴廣東省文物商店²¹

(28) 丁丑(14)卜：小方其𠄎(犯)今八月。不。

——《合集》20473[白小字]

(27)(28) 干支相接，當為同時所卜。(27A)之「出大方」，係「大方出」主調語序之倒。此辭調敵方出動，關注是否來犯我。卜辭貞卜某方是否「出」者多見。《合集》6728[典賓]有：「貞：方允其來于沚*。○方其來于沚*。○方不其來。」可與「來𠄎(犯)」合觀。

¹⁹ 周忠兵：〈甲骨綴合一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以下簡稱「先秦史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jgzhh/415.html，發表日期：2006年9月9日。

²⁰ 李愛輝：〈甲骨拼合第377-383則〉之第377則，先秦史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8750.html>，發表日期：2017年7月28日。

²¹ 蔣玉斌：〈甲骨舊綴之新加綴〉之第1組，先秦史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887.html>，發表日期：2014年12月25日。

(29A) 丁子(巳)卜：𠄎其見方。弗𡇗(邁)。

(29B) 丁子(巳)卜：今日方其𠄎(犯)。不𠄎(犯)。𠄎(延)兩自西北，小。

(29C) 丁子(巳)卜：𠄎(翌)戌其𠄎(犯)。不。

(29D) 庚申卜：方其𠄎(犯)今日。不𠄎(犯)。

(29E) 辛酉卜：方其𠄎(犯)今日。不。

(29F) 丁子(巳)卜：𠄎戎，才(在)高。

——《合集》20413(《乙編》49+《乙編》387+《乙編》187)+

《合集》20414右(《乙編》8498)+《合集》21021右下(《乙編》366)+

《合集》21986(《乙編》193)【蔣玉斌綴合】²²[白小字]

(30) 癸酉卜，貞：方其𠄎(犯)今夕印(抑)，不執。余曰：「不其𠄎(犯)。」允不。

——《合集》20411(《乙編》135)[白小字]

(31A) 壬申[卜]，白，貞：方𠄎(犯)今日𠄎

(31B) 癸酉卜，白，貞：方其𠄎(犯)今日夕。

——《合集》20408[白小字]

(32A) 戊午卜，白，貞：方其𠄎(犯)今日。不。一月。

(32B) 辛酉卜，白，貞：方其𠄎(犯)今日𠄎風𠄎

——20419[白小字]

上舉此類卜辭於白組小字類中多見。所言關心的時間點有今日／夕、某具體未來干支或若干日後，「春」「秋」季節等，又如下所舉：

(33) 庚子卜，擊，貞：辛丑方不其𠄎(犯)。不。十二月。

——《合集》20426

(34) 壬午卜，王，貞：由曰：「方于甲午其𠄎(犯)。」甲𠄎

——《合集》20423

(35A) 壬申卜：方方其𠄎(犯)。不。

(35B) 丙申卜：自今五日方卒不𠄎(犯)。卒。

(35C) 辛丑卜：今日方𠄎(犯)。

²² 蔣玉斌：〈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300組)〉之第117組，先秦史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305.html>，發表日期：2011年3月20日。

(35D) 壬寅卜：自今三日方不𠄎(犯)。不。

——《合集》20412部分(《乙編》107)

(36) []申卜：方其𠄎(犯)今屯(春)。

——《合集》20416(《甲編》476)

(37) 癸亥卜：小方不𠄎(犯)今𠄎(秋)印(抑)。七月。六日[]𠄎(犯)。

——《合集》20476+19863(《醉古集》261) +

《合集》21037【蔣玉斌綴合】

(38A) 乙丑卜：卒自今𠄎(旬)不𠄎(犯)。

(38B) []𠄎(犯)方[]

——《合集》20412右(《乙編》182) + 《合集》20199

(《乙編》212)【蔣玉斌綴合】²³

(38B) 可能也是後文所論「隻(獲)𠄎(犯)方」之殘。

(39A) 乙子(巳)卜：今日方𠄎(犯)。六月。

(39B) 丁未卜：今日方𠄎(犯)。不。

(39C) 壬申卜：今日方𠄎(犯)。不。吳雨自北。

(39D) 癸酉卜：方至今七月。

——《綴彙》817(《合集》20412部分+《合集》20421+

《乙編》8508+《合集》20773)

(40A) 乙子(巳)卜：今日方其至。不。

(40B) 丙午卜：方其𠄎(犯)今日。



(40C) [][]卜[]至[]余曰[]至。五日[]見方。



——《合集》20410

上舉兩版「至」與「𠄎」同見，自組小字類貞卜方是否於某日(夕)「至」之辭多見。²⁴

²³ 上引蔣玉斌：〈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300組)〉之第103組。

²⁴ 參看李發：〈對一羣自小字類卜辭中「方商」戰爭持續時間的測察〉，前引《古文字研究》第29輯，頁96-104。李發：〈甲骨文所見方方考〉，《考古學報》2015年第3期，頁282-284。又前引李發：《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頁63-64。



(41A) 戊申卜：方自南，其（犯）印（抑）。

(41B) 戊申卜：方自南，不其（犯）印（抑）。



——《合集》20415（《乙編》151）[白小字]




(42) 壬申卜，王：方其，（犯）。八月。



——《合集》6676[白賓間]


(43) 不（犯）。八月。

——《合集》7646[白賓間]


吳麗婉博士將《合集》6676 與《合集》7646 兩版遙綴（《甲拼五》1186）。上引辭中未釋之字還見於《合集》6598（《甲編》3870）[典賓]「乙丑[卜]羌其自」。諸辭應係關注方國（自南）有某動向（如它辭多見的「出」「來」「興」之類）之後的下一步行動，即會否來犯于我。


卜辭「某」「于某」前舉已數見，更多的見下舉。同時又有「在某」：


(44A) 癸亥卜，旁，貞：令侯求（犯）壹（鼓）。


(44B) 貞：弔（勿）令侯。七月。


(44C) 令侯[求]（犯）壹（鼓）。

(44D) 貞：弔（勿）令侯。




(44E) 癸未卜，旁，貞：馬方其（犯）才（在）[沚*]。

(44F) 貞：不（犯）才（在）[沚*]。

(44G) 癸未卜，旁，貞：馬[方]其（犯）才（在）沚*。

(44H) 貞：馬[方不]（犯）。



——《合集》6[賓三]

(45) 貞：（犯）[]沚*。

——《甲拼五》1142（《合集》1910+《合集》8626）【李愛輝綴合】[賓三]

(46) 癸酉卜，王，貞：羌其（犯）沚*。

——《合集》20531[白小字]

(47A) 方其（犯）才（在）北。

(47B) 𠄎其𠄎(犯)才(在)北。

——《乙編》3146+《乙編》8114(R32336/H8778+H13676)[典賓]²⁵

(48) 𠄎丑卜，王：方其𠄎(犯)于商。十月。

——《合集》6677[白賓間]

(49) 戊寅卜，旁，貞：今𠄎(秋) 𠄎方其𠄎(犯)于轡。

——《合集》6352(《續存》上550)[賓三類]

《合集》33030[歷二]：「王申卜：衍(禦)召于轡。」「𠄎」與「召」，應該就是同一方國。²⁶

(50) 己(?丁?)酉卜，旁，貞：出(有)來告𠄎方𠄎(犯)于尋，夕裸告于丁。

——《合集》6672[賓三]

(51) 𠄎子卜，古，貞：竹乎(呼)來告曰：「方𠄎(犯)。」𠄎于丁。²⁷

(52A) 方其𠄎(犯)于門。

(52B) 方不𠄎(犯)于門。

(52C) [方]其𠄎(犯)于戲。

——《屯南》591[無名]

(53A) 乙亥卜：亘其𠄎(犯)于𠄎。

(53B) 乙亥卜：亘不𠄎(犯)于𠄎。

——《合集》20506+20507[歷一]²⁸

(54) 丙辰[卜]：行其鼓(?), 𠄎(犯)于南。

——《合集》20536(《甲編》2934)[白小字]

²⁵ 張惟捷：《殷墟YH127坑賓組甲骨新研》(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3年)，頁222。

²⁶ 主要見於村北系賓組的「𠄎」(研究者或釋寫作「舌」「工」)方，跟主要見於村中南歷類的「刀/召」方(花東卜辭亦有之，作「邵」)，應該就是同一個方國，不少研究者都已有察覺。較詳細的討論見前引張宇衡：《甲骨卜辭戰爭刻辭研究——以賓組、出組、歷組為例》，頁230-232。此文提出兩種可能，一是「𠄎」字上所从形即版築夯土器具「築」的象形字，一是係翻土農具「𠄎/銚」之象形字，皆以音近而與「刀/召」相通。我則久已懷疑，「𠄎」字上所从形，就是「船槳」義之「棹/櫂」的象形初文，其形更合；全字或係从「口」从「棹/櫂」聲之字，或者就是加「口」旁無別之「棹/櫂」字繁形。「棹/櫂」與「刀/召」相通，更為直接。

²⁷ 李學勤：《海外訪古記》，收入同作者《四海尋珍》(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3-34。

²⁸ 此兩版蔡哲茂先生疑可遙綴。見蔡哲茂：《〈殷契拾掇〉三編與舊著錄對照表(終)》，先秦史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jgzh/365.html，發表日期：2006年4月12日。

(55) 𠄎不𠄎(犯)于我𠄎

——《乙編》2086+《乙補》1895(R29341)[典賓]²⁹

「𠄎在某」與「𠄎于某」，意義有細微區別。前者謂敵方在某處或某方侵犯，後者謂敵方侵犯「到」某處或某方，即研究者多已指出的「卜辭引介時、地的『于』大多數有『到』的意思」云云。³⁰「𠄎某」與「𠄎在／于某」，其結構和意義也是不一樣的。「𠄎某」之某，是「𠄎」這個動作所及的對象；「𠄎在／于某」之某，則是「𠄎」這個動作所在／所到的地方、處所。所以，後舉那些貞卜商王𠄎敵方、呼令臣屬𠄎敵方之辭，就一般不說「𠄎于某」，而直接就是「𠄎某」即進犯某方國。「𠄎」讀為「犯」，是相合的。古書多見用於抽象意義之「犯於」，如《孔子家語·子路初見》：「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又《屈節解》「志達而不犯於義」，等等，亦謂「在某方面有所犯」，而與直接的「犯禮」「犯義」有別。再來看屬於後文所說「我『𠄎』敵方」之辭的如下一版：

(56) 丁未卜：令𠄎𠄎(犯)𠄎𠄎(郊)。

——《合集》20398(《屯南》4513+《屯南》4518)[白歷間]

黃天樹先生從李學勤先生說讀「𠄎」為「郊」，解釋說，此辭「意謂命令『𠄎』這個人去圍攻𠄎國於郊」。³¹按張宇衛先生曾舉出多條理由說明，在軍事戰爭類用法中，「𠄎」釋「圍」可商，尤其是在「𠄎我東鄙」「𠄎我奠」一類辭例中，「𠄎」所指向者「皆屬於大範圍的區域」，是難以「包圍」的。³²此辭也存在這個問題，故黃先生不得不解釋為「圍攻」「於郊」而非「之郊」。改讀為「犯」，則「犯𠄎郊」就是「侵犯𠄎之郊」，就很自然順暢了。

²⁹ 前引張惟捷：《殷墟YH127坑賓組甲骨新研》，頁202。

³⁰ 參看裘錫圭：〈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43。又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227>，發表日期：2010年8月2日。

³¹ 前引黃天樹：〈甲骨卜辭中關於商代城邑的史料〉，《古文字與古代史》第4輯，頁166。收入《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頁231。

³² 前引張宇衛：〈賓組甲骨綴合十八則〉之第十二則，《東華漢學》第16期，頁21。

(四)

卜辭亦多見我「𠄎」敵方之辭，主語或是商王，或是臣屬。以前研究者多已指出，卜辭所見，殷人對敵方既可言「正（征）」，亦可言「𠄎」；而在講敵方對殷人時，則只能說「𠄎」不能言「正（征）」。此蓋因「征」有「上對下」「正義對非正義」一類詞義色彩，即舊注所謂「征，正也，上討下之稱」（《國語·周語上》「穆王將征犬戎」韋昭注）、「言征者，己伐而正其罪」（《詩經·小雅·采芑·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孔穎達疏）云云。「犯」則無此色彩。《王力古漢語字典》「犯」字下特別指出：「注意：古漢語中的『犯』沒有貶義，主動進攻對方也可以叫『犯』。」

(57) 于辛子（巳）王𠄎（犯）召方。

——《合集》33023（33024同文）[歷二]

(58) 貞：乎（呼）雀*𠄎（犯）目。

——《合集》6946正[賓一]

(59) 貞：乎（呼）𠄎（犯）𠄎方，受[出（有）又（祐）]。

——《合集》6305[典賓]

(60) 貞：乎（呼）𠄎（犯）𠄎方。

——《合集》6306[典賓]

(61) 癸亥卜，王：隹（唯）𠄎其𠄎（犯）方。

——《合集》6752[白賓間]

(62) 𠄎取𠄎目（以）出（有）主𠄎𠄎（犯）方。

——《合集》20439（《合集》6753重出）[白小字]

(63) [𠄎]卯卜：𠄎（惠）[𠄎]寅𠄎（犯）尸，𠄎（捷）。

——《合集》6464[白賓間]

(64A) 丙申卜：其𠄎（犯）𠄎丁酉。

(64B) 其𠄎（犯）𠄎西北，丁酉。

——《合集》20518[白小字]

(65) 壬寅卜，由，貞：𠄎于亡水𠄎（犯）方，𠄎（捷）。二月。

——《甲拼四》992（《合集》20444+20660）【李延彥綴合】[白小字]

黃天樹先生解釋說，「『于亡水圍方，捷』，意謂於枯水季節去圍攻敵方，是否能

夠取勝」。³³

此類用法的「𠄎」亦或不帶賓語：

(66) [□□]卜，旁，貞：我其𠄎(犯)，𠄎(捷)。

——《合集》3061正[賓一]

(67) 庚午卜，旁，貞：翼(翌)乙亥𠄎其𠄎(犯)，受萑又(祐)。

——《合集》7627[賓三]

(68A) 侁其目(以) [□]尹侁(送) [□]于[□]𠄎(捷)。

(68B) 既𠄎(犯) 廼[□]，𠄎(捷)。

——《合集》28074[何組]

(69) 乙亥[卜]，殼，貞：免既𠄎(犯)。(以下在反面)王固(占)[曰]：「免夷(惠)既犯。」

——《合集》7634正反[典賓]

(70A) [□]申卜，王：雀獲。

(70B) [□]雀上𠄎(犯)，不獲。

——《合集》10855[白賓間]

(71A) [□]申卜，王：雀獲。

(71B) [□]雀下𠄎(犯)，不獲。

——《合集》10856+《北圖》10836【蔣玉斌綴合】³⁴[白賓間]

上兩辭係關心由上方還是下方犯某方，會有所獲。蔣玉斌先生引如下卜辭為說：³⁵

(72A) [□]酉卜，貞：[萑于]上𠄎(禦)方。五月。

(72B) 貞：萑于下𠄎(禦)方。

——《甲拼五》1049(《合集》6800+7421+6801+11004)

【李愛輝、劉影綴合】

³³ 黃天樹：〈甲骨拼合三集·序〉(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年)，頁1-2。收入前引《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頁449-450。

³⁴ 蔣玉斌：〈甲骨新綴10組〉之第1組，先秦史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862.htm> 1，發表日期：2014年12月25日。

³⁵ 蔣玉斌：〈說甲骨文中作狀語的「上」「下」〉，《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工作坊》(杭州：浙江大學中文系、漢語史研究中心，2018年7月2日)。

按古書所見與戰爭有關的「犯」字，除了一般的「侵犯」，亦多用於具體戰陣中之「犯師」「犯敵」（向敵軍發起衝鋒之類）。上引諸辭，「𠄎（犯）」應亦屬同類用法，最可能係因已經面臨兩軍對壘，或是已明確地與某具體方國接敵的情況，故其後不加賓語，因在該語境下敵方自定，已無需說出。

（五）

下面來看「𠄎（犯）」作修飾語或名詞的用例。

「隻𠄎某（方）」多見，謂是否抓獲來犯之某方（亦偶見「戔𠄎某方」）：

（73）𠄎人戔（捷）𠄎（犯）獻方。

——《合集》27992（《京人》2147）[無名]

（74）貞：我弗其隻（獲）𠄎（犯）𠄎。

——《合集》6329[典賓]

（75）貞：弗其隻（獲）𠄎（犯）𠄎。

——《合集》6328[典賓]

（76A）貞：弗其隻（獲）𠄎（犯）土方。

（76B）貞：隻（獲）𠄎（犯）土方。二[月（？）]。

——《合集》6451正[典賓]

（77）甲寅卜，貞：或其隻（獲）𠄎（犯）土方。一月。

——《合集》6452[典賓]

（78）貞：雀*弗其隻（獲）𠄎（犯）𠄎人。

——《合集》6986（《京人》345）[白賓間]

（79）己[𠄎]卜，殼，貞：[不]𠄎（緩）隻（獲）𠄎（犯）方。

——《合集》6748[典賓]

（80）[𠄎]酉卜，[𠄎]，貞：弼（人名）𠄎（有）剝（剝—？），隻（獲）𠄎（犯）方。

——《合集》6749[白賓間]

（81）庚午卜：崔侯其隻（獲）𠄎（犯）方。

——《合集》6751+3321[白賓間]

《合集》6785（《合補》1951）[白賓間]：「[𠄎]申卜：方臺崔。」《合集》20485[白

小字]：「戊寅卜：方至。不。之日出（有）曰：方才（在）崔𠂔（鄙）。」可見崔侯與「方」之鄰近關係。研究者或將此類「獲𠂔方」之辭歸入「商征伐方」類，不確。

（82A）壬寅（39）卜：視弗隻（獲）𠂔（犯）戎。

（82B）乙子（巳42）卜：丁未（44）弼（人名）不其入。不。

——《合集》6905[白賓間]

（83）庚戌（47）卜，王，貞：弼（人名）其隻（獲）𠂔（犯）戎才（在）東。一月。

——《合集》6906[白賓間]

上兩版字體、干支皆近，所卜之事或有關。

（84）丁子（巳）卜，王：𠂔弗其隻（獲）𠂔（犯）方。九日𠂔告：「弗及方。」


——《合集》40833[白小字]

（85）[□]酉卜，王：𠂔追戎，弗其隻（獲）𠂔（犯），弗及方。

——《合集》20458（《上博》17647.290）[白小字]

兩辭對比，（85）實即謂「𠂔追擊來犯之方之戎（敵），不能追上、抓獲」云云，幾詞分說。

言是否「及來犯之方」之辭又如：

（86）乙卯卜，，貞：𠂔及𠂔（犯）方于壘。

——《甲拼四》883（《合集》10068+《合補》1989）【劉影綴合】，

《甲拼四》1010（《合集》18612+《上博》2426.1399）

【吳麗婉綴合】同文

研究者或將此「𠂔方」說為「方國名」，不確。

與「追」相類，還有用「从」字的：

(87A) 壬寅卜，𠂔：𠂔从（從）方，允𠂔。三（四）日丙午𠂔（遘）方，不𠂔（獲）。

(87B) 癸卯卜，王：𠂔𠂔𠂔（犯）戎執，弗其𠂔印（抑）。三日丙午𠂔（遘）方，不𠂔（獲）。十二月。

——《合集》20449[白小字]

(88A) 丁子（巳）卜，王，貞：三（四）卜，乎（呼）从（從）𠂔𠂔（犯）方，允𠂔（獲）。

(88B) 丁子（巳）卜，王，貞：三（四）卜，弗其𠂔（獲）𠂔𠂔（犯）方。

——《綴彙》208（《合集》20451+《合補》6626）[白小字]

(89A) 戊午卜：𠂔步从（從）方。

(89B) 丁子（巳）卜：步，今日从（從）方。不。三月。

——《合集》20494（《乙編》377）[白小字]

上引諸辭「从」字或釋「比」，誤。此類用法的「从」即由「跟從」義而來，研究者或說為「跟蹤」「追蹤」等。³⁶（87A）的「𠂔」字，亦與「執」不同而近於「獲」，葛亮指出，「『𠂔』表示的應該是『抓獲』一類的客觀結果，『執』表示的則是『抓捕』一類的主觀行為」。³⁷

卜辭「𠂔𠂔𠂔」多見，如《合集》164、6608（皆典賓）、187、191（皆白賓間）等，謂是否抓獲來犯之羌人。又：

(90) 其𠂔（獲）𠂔𠂔（犯）羌。

——《合集》164[典賓]

各種釋文多作「羌」字在「𠂔𠂔」字上，不確。³⁸又：

³⁶ 參看林澧：《商史三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年），頁12-13。其說謂自組卜辭中的「从方」「應為跟蹤方方」。又黃天樹先生舉《合集》20449、20494、5716三例，解其中「从」字為「跟蹤、追逐」之義。見黃天樹：《契文瑣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3-14。收入《黃天樹甲骨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38-39。田獵卜辭中亦有同樣用法的「从」字，參看葛亮：《甲骨文田獵動詞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41-43。其說謂「『从』大概有『追蹤』的意思」。

³⁷ 上引葛亮：《甲骨文田獵動詞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5輯，頁92-97。

³⁸ 「𠂔」下還有一「五」字，本文初稿將其讀入命辭中作「其𠂔（獲）五𠂔（犯）羌」，蔣玉斌先生向我指出，「五」字應看作兆序為好。

(91) 己丑卜：今出羌，出（有）隻（獲）𠂔（犯）。七[月]。

——《合集》6605、6606（《合集》6607、《英藏》1808略同）[白賓間]

在「𠂔」義不明的情況下，此辭理解會產生多種不同可能。³⁹聯繫《合集》6602、6604[皆白賓間]「乙丑卜，貞：今出羌，亡囚（憂）」之貞，據「犯」的讀法，此辭可理解作：現在有羌人出動（實即來犯於我；「出羌」係主謂語序顛倒，與前引「出大方」同），我們（採取相應軍事行動）會抓獲來犯之羌。

(92A) 戊辰[卜]：戌執𠂔（犯）殲方=（方，方）不往（往）。

(92B) 𠂔往（往）。

——《屯南》2651[無名]

(92A) 的「往」，乍視覺用法特別。蔣玉斌先生告訴我，「方不往」當是「方會否前往某地之意」；殲方所「往」者，當是戌打算會敵交戰的地方。

前引諸辭已見僅言「隻𠂔」者，又如：

(93A) 弗其隻（獲）𠂔（犯）。

(93B) [其]隻（獲）𠂔（犯）。(以下在反面) 𠂔隻（獲）𠂔（犯），其隹（唯）丙。

——《合集》7641正反[典賓]

(94) 己亥卜：弜（人名）隻（獲）𠂔（犯）。

——《合集》7635[白賓間]

(95) 𠂔𠂔[𠂔]丙（？）𠂔曰：方𠂔（犯）𠂔𠂔敢（掩），隻（獲）五人。

——《合集》1021[典賓]

此類「𠂔」亦不必理解作「𠂔戎」或「𠂔（某）方」等之「省略」。來犯之敵即可稱「犯」，名動相因，與古漢語「寇」「盜」「賊」等皆相類。卜辭多見「奉（逸）𠂔」「奉（逸）羌」之類，亦多可僅言「奉（逸）」，作動詞「得」「以」「取」「牟」等之賓語或受事主語，皆即同類之例。

或言「𠂔隻」：

³⁹ 參看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6-9。

(96) 丁卯卜，丙：𠂔(犯)隻(獲)，不其百。

——《合集》7636(《合集》7637略同)[白賓間]

此係受事主語句，謂來犯之敵被抓獲，其數是否為百人。「𠂔(犯)隻(獲)」與「臣卒／(臣)不其卒」(《醉古集》23、所引《乙編》2093+等)、「豕隻(獲)」(《合集》20736、《醉古集》28)、「四鹿隻(獲)」。○五鹿隻(獲)。」(《合集》28324)、「才(在)豸虎隻(獲)」(《合集》10977)等同例。此類主語係受事而施事者不出現的被動句，其形式與普通主謂句無別，卜辭中還有很多。⁴⁰又參後文所論。

或卜有亡「𠂔戎」，或僅言是否「有𠂔」或「有𠂔某」：

(97A) 貞亡𠂔(犯)戎。

(97B) 𠂔戎其𠂔

——《合集》20396[白歷間]


(98) 癸子(巳)[卜]，貞：雀*亡𠂔(犯)戎。


——《合集》20584(33126重出)+《庫》987[白歷間]⁴¹

前引(11B)《愛米塔什》5「戎𠂔(犯)雀*」，可相印證。「戎」亦謂「敵軍」。


(99) 壬戌卜，亘，貞：𠂔其亦出(有)𠂔(犯)。

——《合集》7629正[典賓]

(100A) 丁卯卜：曰：「任出(有)𠂔(犯)歸。」允𠂔(犯)。

(100B) 丁卯卜：歸人弗𠂔(犯)任。

——《甲拼三》803(《合集》7049+《合集》7030【李延彥綴合】)[白賓間]


黃天樹先生曾詳舉此類「曰」與「允」搭配的卜辭，指出係「對已獲口頭情報」「鑒別其內容的真實性」云云。⁴²此辭謂任(男)是否有來犯之歸人，可

⁴⁰ 參看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頁259-261。


⁴¹ 參看周忠兵：《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下冊，頁442-444。


⁴² 黃天樹：《甲骨拼合五集·序》(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年)，頁2-3。收入前引《黃天樹甲骨學論集》，

對比如下殷人犯歸人之辭：

(101) 庚子[卜：□_正 (犯)]歸[人于] ，弗_𠂔 (翦)。

——《合集》20504[白小字]

(102A) [庚]子[卜]：令_正 (犯) 歸人于 ，_𠂔 (翦)。弗及。

(102B) 庚子卜：乎(呼) _正 (犯) 歸人于 ，_𠂔 (翦)。

——《合補》6692 (《合集》20502+20503) [白賓間]⁴³

(六)

下舉一辭略為特別：

(103) 天邑_正 (犯)。

——《合集》19851正 (《乙編》8674) [白肥筆]

「天」字在拓本與彩照上均不顯，故各種釋文皆無之。此據蔣玉斌先生見告，他曾於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在史語所庫房驗看該版，確知「邑」上還有「天」字。按「天／大邑(商)」卜辭多見，《合集》6783[白小字]：「癸亥卜，王：方其_𠂔 (敦) 大邑。」(103) 與此及前引(13)「方其_正 (犯) 兹(茲) 邑」(《合集》6678) 等對比，只能理解為「天邑被敵方所犯」。「天邑」係受事主語，與前述「_正 (犯) 隻(獲)」相類。試對比：

《荀子·樂論》：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

《漢書·卜式傳》：「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群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顏師古注：「國家威強而不見侵犯。」

頁240-241。

⁴³ 兩形摹本取自前引周忠兵：《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研究》，上冊，頁342第15號。

「不犯」一語古書多見，亦主動被動皆有之。此亦猶卜辭多見的「戠」字，貞卜「我」及我方某人是否「戠」某敵方之例固然最爲常見，但也有不少言某敵方是否「戠」者，亦即「被戠」。二者在形式上也並無區別。

更爲特殊的，是此類受事主語句，還有在「𠄎」後加上施事者的，如下舉諸例：

(104A) 丁未卜：不𠄎(犯)戎翼(翌)庚戌。

(104B) 丁未卜：其𠄎(犯)戎翼(翌)庚戌。

——《合集》22043+22095[午組]【蔣玉斌綴合】⁴⁴

(105A) 壬午卜：王步今日，易日。

(105B) 今夕𠄎(犯)戎。

(105C) [今]夕其𠄎(犯)戎。

(105D) 丙申卜：今夕其𠄎(犯)戎。

(105E) 今夕其犯戎。

(105F) 丁酉卜：今夕不𠄎(犯)戎。

(105G) □𠄎(犯)戎。

(105H) □𠄎(犯)戎。

——《合集》20394(33088重出；《佚存》97)[白歷間]

(106A) 壬午卜：王步今日，易[日]。

(106B) [癸]未卜：今夕不𠄎(犯)戎。

——《合集》20395[白歷間]⁴⁵

(107) 甲午□不𠄎(犯)戎今夕。

——《英藏》1810(《庫方》632)[近白賓間]

(105) - (106) 諸辭，應皆係商王「步」出在外，與平常居於城邑中不同，故特別關心晚上會否遭遇來犯之敵。

《史記·蘇秦列傳》(《戰國策·燕策一》略同)：「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可緊縮爲「燕不犯寇」，與卜辭「(王)不犯戎」全同。此類即所謂「表示出施事者而句子形式與主動句無別的主語受事句」，

⁴⁴ 前引蔣玉斌：〈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300組)〉之第283組。

⁴⁵ 參看前引周忠兵：《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研究》，下冊，頁425-426。

「意念上的所謂被動句在主要動詞後面接以施事成分」。⁴⁶前舉「有／亡犯戎」，與「其／不犯戎」，意義不同。前者是「有／亡來犯之戎（敵軍）」，後者則為「其／不被戎（敵軍）犯」「其／不遭受戎（敵軍）犯」。

總之，上舉卜辭這類「𠩺戎」之「𠩺」字，與「犯」是扣合最為緊密的。

四 田獵動詞用法，讀「圍」最合

從最早孫詒讓開始，後來如葉玉森、屈萬里、李孝定、張秉權、嚴一萍、唐健垣等眾多學者，皆主張釋「𠩺」為「圍」。在田獵卜辭中，確實以讀「圍」於義最合。「𠩺」可接野獸名為賓語，也可不接，兼具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特徵，這一點與古漢語中「圍」的表現也是相合的。

不帶賓語之例如：

(108) [𠩺]子卜：𠩺（圍），其十兔。不¹𠩺（孚），卅（三十）二。

——《合集》10459（北圖1989）[白小字]

(109A) 𠩺王乎（呼）𠩺

(109B) 丙子卜：𠩺（圍），𠩺（擒）。

——《合集》7052[白賓間]

(110) 甲戌卜，王：𠩺（圍），隻（獲）鹿。不。

——《合集》10311[白賓間]

(111A) 甲戌卜，𠩺：𠩺（圍），𠩺（擒）。隻（獲）六十八。

(111B) 甲戌卜，𠩺：𠩺（圍），不其𠩺（擒）。十一月。之夕風。

——《合集》10514+《合集》4144+李光前文物館9

【蔣玉斌、李愛輝綴合⁴⁷】[白賓間]

(112) 𠩺𠩺：𠩺（圍），𠩺隻（獲）𠩺百四十。

——《合集》7643（39972重出）[白賓間]

(113A) 丙寅卜：王其田獵，𠩺（惠）丁生（往）戊𠩺（圍），𠩺「大吉。」

⁴⁶ 參看裘錫圭：〈試釋殷墟卜辭的「繫」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中國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7-11。

⁴⁷ 李愛輝：〈甲骨拼合第412～416則——附新第405則〉，先秦史室網站，網址：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9997.html，2018年3月22日。

(113B) 𠬪(惠) 戊生(往) 己𠬪(圍)，亡戕(災)，衍(侃) 王。「大吉。」

(113C) 𠬪(惠) 壬生(往) 曾𠬪(圍)，亡戕(災)，衍(侃) 王。「吉。」

(113D) 王其田𠬪，𠬪(延) 射大𠬪(麓) 兕，亡戕(災)，衍(侃) 王。「吉。」

——《屯南》1098[無名]

(114A) 𠬪(惠) 今日辛𠬪(圍)，𠬪(擒)。

(114B) 于𠬪(翌) 日壬𠬪(圍)，𠬪(擒)。

——《合集》33398[歷二]

(115) 于旂𠬪(圍)，𠬪(擒)。

——《合集》33399[歷二]

帶賓語(或加焦點標記「惠」提前)之例如：

(116) 己酉卜，貞：雀生(往) 𠬪(圍) 豕，弗其𠬪(擒)。𠬪。⁴⁸ 十月。

——《合集》6979[白賓間]

(117A) 貞：其祝，允𠬪(擒)，乙王其𠬪(圍) 襄兕。「吉。」

(117B) 貞：弜(勿) 祝。

——《合集》30439(《甲編》3916)[何組]

(118A) 壬寅卜：王其田，𠬪(惠) 襄兕先𠬪(圍)，亡戕(災)，𠬪(擒)，王衍(侃)。

(118B) 𠬪(惠) 𠬪豕先逐，𠬪(擒)，亡戕(災)。

——《合集》28398(《安明》2025)[無名]

自此觀之，則「𠬪」義與「逐」為一類，係很具體的田獵手段／方法，故此一般釋「圍」之說大家皆能接受。

此外還有如下一辭：

⁴⁸ 此字或釋「集」，應係於辭末附記田獵地名。同類例如，《合集》10950(《丙纂》323)：「甲子卜，王：不其隻(獲) 鹿。允隻(獲) 十。𧈧。二月。」「𧈧」作田獵地名如《合集》10951：「丁未卜，王：其逐才(在) 𧈧鹿，隻(獲)。允隻(獲) 七。一月。」

(119) 壬辰卜，王，貞：翼（翌）日癸子（巳）我弗其𠩺麋。

——《合集》10378（《合補》2757正=《東文研》99）[白賓間]

研究者或以此辭爲征伐麋方云云，不確。其否定詞用「弗」而非「勿」，與常例不合。最可能係「其」字下還有一「擒、獲」之類字殘去，本作「我弗其擒／獲圍麋」。類似說法，如《合集》10419-10421 貞卜「王不其隻（獲）𠩺射兕」，《合集》10422 貞卜「其佳（唯）王隻（獲）射兕」。前引（111）同版有「干隻（獲）网（網）雉」「𠩺隻（獲）网（網）雉」，又有「乎（呼）鳴网（網）雉，隻（獲）」，可知「干／𠩺隻（獲）网（網）雉」之貞，亦猶「乎（呼）干／𠩺网（網）雉，隻（獲）」。上引《合集》10378 之辭，亦猶「我圍麋，弗其獲」。當然，也有可能，其後本來還有殘去之辭。


總之，田獵動詞類用法的「𠩺」字，讀「圍」於意最通；而且，作爲具體的田獵手段／方法名，在排除卜辭已多見之「逐、射、陷」等詞之後，除了「圍」，確實也再找不出更合適者了。

但是，釋「圍」之說，是建立在字形上即以「𠩺」爲「韋」字之變體基礎上的，而這一點完全不可靠，研究者亦已多有指出。「𠩺」與「韋」二者，不管是字形還是用法皆有明確界限，斷難牽合認同。


五 「範圍」與「東韋」補說

總結以上所論，卜辭「𠩺」字兩類有實在意義的用法，只有分別讀爲「犯」和「圍」，才是最合適的，絕大多數辭例都可以貫通無礙，而且捨此沒有更好的辦法。但爲什麼同一個「𠩺」形，會有「犯」與「圍」兩類截然不同的讀音？我們會很自然地想到裘錫圭先生所討論過的「東韋」與「範圍」問題。

（一）


西周中期（恭王）金文師虺鼎，器主謂自己「白（伯）大師武」云云。裘錫圭先生指出：

「武」字在古代有「迹」的意思。《詩·大雅·下武》「繩其祖武」，毛傳：

「繩，戒。武，迹也。」從師鬲和伯太師的關係來看，「白大師武」這句話，應該是遵循伯太師之迹的意思。

他根據殷墟甲骨文四方風名中西方風名寫法的變化，釋其字作「東韉」讀為「範圍」，謂：

《易·繫辭上》「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韓康伯注：「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正義：「範謂模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為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養，言法則天地以施其化，而不有過失違天地者也。」鼎銘說「範圍伯太師武」也就是法則伯太師的所作所為而不違離的意思。鬲受到伯太師提拔，又很敬佩伯太師，所以用「範圍伯太師武」來自勉。⁴⁹


裘說對「東韉」兩字之釋、銘文意思的理解和讀為「範圍」其詞，無疑都是確不可易的。但這裏仍然存在兩個可以進一步考慮的問題。其一，「範圍」兩字分別之義，究竟如何講落實？其二，以「表「範圍」，其間文字學上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下面我們先來看第一點。

（二）

1

《繫辭上》「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馬王堆帛書本第7行作「犯回」），其理解頗有異說。《釋文》：「馬（融）、王肅、張（璠）作犯違，張云：犯違，猶裁成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十二辰也。」⁵⁰前舉裘先生所引韓注、孔疏，是理解為「以天地之化為範圍（「模範周圍」）」類義。亦有理解為「使天地之化有範圍、給天地之化劃定範圍」一類義的，如上引「犯違，猶裁成也」。又如朱熹《周易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

⁴⁹ 裘錫圭：〈說「白大師武」〉，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8-20。

⁵⁰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557。

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朱子語類》卷七四：「『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裏。」按此猶古書多見的「經緯」類說法，亦本可有兩類義。或是「以……爲經緯」義，或是「使……有經緯／合於經緯」（亦即「規劃治理」）義。前者如《國語·周語下》：「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韋昭注：「以天之六氣爲經，以地之五行爲緯，而成之也。」後者如《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不管兩類理解哪種符合事實，「範圍」皆應如「經緯」那樣，理解爲兩個名詞性質的近義詞連用，其後接賓語則用爲動詞。

但是，如上舉諸說，或是將「範圍」兩字分別解爲「擬範」與「周備」，或「模範」與「周圍／圍裏／匡郭」，或是「法」與「周」，卻頗覺不倫，嫌未能「落到實處」。略檢現存漢以前古書，「範圍」一語只見於《繫辭上》。另「圍範」出現一次，即《後漢書·張衡傳》「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云云，李賢注引《繫辭上》文及注，云「謂作渾天儀也」，亦係化用《繫辭上》語。⁵¹後世雙音詞「範圍」常見，《漢語大詞典》第2、3義項分別爲「界限」與「限制、概括」義。前者一直沿用到今天（《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爲「周圍界限」），後者亦即作動詞謂「使有界限」義。如《晉書·律曆志上》謂「故（道）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云云，即給「百度」「劃定範圍、界限區域」之類義。有的還更近於「包含、包括」義，如《莊子·繕性》「道固不小行」成玄英疏：「大道廣蕩，無不範圍，小成隱道，固不小行矣。」這種最通行用法的「範圍」，又覺與所出之源即《繫辭》上的「範圍」不同，未免也很奇怪。

我認爲，「範圍」兩字的原義，分別皆係「有一定界限的區域」，與今語「範圍」之義略同。

2

「圍」可表「區域」義，是大家所熟悉的。《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皆爲「圍」字立此義項，所舉書證亦皆爲「九圍」云云。《詩經·商頌·長發》第三章「帝命（商湯）式于九圍」，毛傳：「九圍，九州也。」孔穎達疏：「謂九

⁵¹ 另外，《墨子·備蛾傳》有「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蠅其兩端」云云，于省吾先生從孫詒讓說校改「圍」字爲「圍」，又謂「『犯』應讀作『範』」，「此言軸間廣大，以圍範之，融其兩端以束輪」云云。如其說符合事實，就是一個「圍範」作及物動詞且其義較實之例。見于省吾：《雙劍謠諸子新證·墨子新證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上冊，頁432-433。

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鄭箋無說，但《禮記·孔子閒居》「帝命式于九圍」鄭玄注謂：「九圍，九州之界也。」所謂「界」與「州」，只是著眼點不同，並無本質區別，猶研究者所謂，「圍」用作名詞，指「四周、周邊」，「由邊界而轉指邊界內部，故『圍』可表區域」。⁵²「九圍」即有「界限」的九處「範圍」。所謂「芒芒禹迹，畫爲九州」（《左傳·襄公四年》），又上引《長發》首章亦謂「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大禹治水有成，「禹域／天下」仍被洪水分隔爲相對獨立的九處，猶如水中洲島，「九州」「九圍」之得名，最初蓋因爲此。

《尚書·洪範》篇，其名取自文中所謂「洪範九疇」，「範」字舊皆訓爲「法」，嫌不夠落實。「疇」義爲「類」，「範」字與之義近，聯繫上述「九圍」理解更能體會到，被「按類」劃分爲「九」者，統稱謂「範」，顯亦與「（抽象的）有一定界限的區域」義聯繫更加自然密切。所謂「洪範九疇」，倒過來說成「洪疇九範」，其實也未嘗不可。《鶡冠子·泰鴻》有「五范」：「行以理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立爲明官。五范四時，各以類相從。」陸佃注：「五范，五音也。」黃懷信先生謂：「范，《爾雅·釋詁》：『法也。』五范，蓋即五刑。」⁵³按此文限制性不強，「五范」不必爲「五音」或「五刑」，完全也可能即「五行」。此「范」字亦係「範圍」之「範」，與「疇」相類，總之應係「五種範疇」。

《列子·湯問》「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殷敬順《釋文》「周旋」作「周犯」，云：「犯一本作範圍字，一本作周旋字。」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犯」字下謂此「犯」「段借爲含」。按應就是「範圍」之「範」，只是其義重在指「四周、周邊」。此文當有較古的可靠來源，「周旋」義較「周犯（範）」顯豁易懂，應係出於後改。「周犯（範）」與「周圍」「周回」甚近。⁵⁴《漢書·劉向傳》：「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文選》卷十五張平子（衡）《思立賦》「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李善注引《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鰲焉，以背負蓬萊山，周回千里」；又引《列子》曰：「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万里」云云。

⁵² 王雲路、王誠：《漢語詞彙核心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11。

⁵³ 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39。黃懷信：《鶡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29。

⁵⁴ 關於「圍」與「回」可參看鄔可晶：〈說「回」〉，《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2019年冬季號（總第2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年），頁61-70。

3

殷代族名金文中有如下諸形：



《集成》1058 鼎



《集成》1059 鼎













《集成》1057 鼎









《集成》9746 鼎








一般隸定作「𠩺」，此從之（即與前「𠩺」形的隸定一樣，皆不計「止」形之正反問題）。研究者多將此族名與、類族名看作同字、同族，應無問題。其間關係，或以爲係由「省略」而爲，則恐不確。

我認爲，應係最原始之形。分析有關字形關係，大概有以下兩種可能：

- 一、繁化爲，再由省而作／；
- 二、變爲／，再兩體「糅合」而成。



所謂「繁化」關係，猶如西周金文中作人名的字（《集成》9889𡗗啟方彝），其左半的，最可能也是「𠩺」之繁形，與相類，皆係重複部分偏旁而成，其變化完全只是「書寫」層面的，而不關涉造字之義。

與／之變化，即偏旁的「內外交替」，也是很自然的。甲骨文中其

例如，一般作類形的「葬」字，其「尸」形或寫到外頭作（《合集》21375）；甲骨文常見的「固（占）」字，其「口」旁或寫在卜骨形外邊作。更合適拿來與此所論作參照對比的，是「邑」字的變化。衆所周知，「邑」字以表示「城垣」的「口」形與表示「人」的「卩」形會意，以見「有圍牆的人所居住之地」義；而以前看到的大量字形，「卩」形皆寫在「口」形之外，細想其實是不夠合理的——可以對比，人所居城邑之外的區域名「畺（鄙）」，「畺」字之形，即將本即「位於邑外」的倉廩形「亼」，畫在城垣「口」形之外；「邑」與「畺（鄙）」相對立，按理「卩」形本應寫在「口」形之內，才於表意更合。正巧，這類字形在近年新刊資料中也見到了，即《村中南》附錄二 01 的「邑」字形。⁵⁵這才應該是「邑」字的更原始之形。「邑」字原本寫在「口」形之中的偏旁，可以變為寫在其外，且後者反而更為通行（並作為正體一直沿用到後世），跟之與/的情形，可謂如出一轍。

相類的例子，還可以舉甲骨文中「瀕」字所从聲符之形的變化為證。有關諸形如下：⁵⁶

A ·  《合集》21256

、 《合集》1051正（《乙編》5317）

 《合集》40871

B ·  《合集》20464








 《合集》19286

⁵⁵ 此版出土於花園莊東地，其字體較為特別，應係非王卜辭。其辭為：「貞：宅邑。」係貞卜在其所居之邑作宅之事，「邑」字之釋應無可疑。

⁵⁶ 參看方勇：〈甲骨文中的「瀕」字及相關問題〉，《殷都學刊》2008年第1期，頁17-19轉22。

其形應以 A 類較為原始，以「人之兩腳一前一後在河流邊」表意，係「瀕臨」之「{瀕}」與「水濱」之「{濱}」共同的表意初文。B 類係其繁體，既可以看作 A 類形之繁寫，也不妨看作將 A 類「兩止形」位於河流不同側的寫法「糅合」而成。

總之，將形作為最原始之形，在文字學上是能夠說通的。

上舉以及開頭所說、類族名金文，其形絕大多數都是作正常或普通「相並」的左右兩「止」形，可知甲骨文中多見的下半作「兩止形相背」的那類字形（即研究者隸定作「𠂔」者），應係由類形變來的訛體。這一點對於正確理解有關字形所表之義，也頗為重要。形最直接簡明的分析辦法，就是說為在正常並立的兩足之外畫一個「（封閉的）界限」；將其形所表之義說為即前述「有一定界限的區域」義的「範」或「圍」，其字就是「範」或「圍」的表意初文（參後文所論），是再合適沒有了。由此再來看類形，也很好解釋。其字以「次」的表意初文為意符，因為師衆所次，總是在一定「範圍」之內或者說是「有一定範圍」的（其地即往往得「某次」之名，甲骨文或作「𠂔」）；後世「次」的常見義「位次」，亦即「一定的處所、位置」，也是跟「停駐／停佇範圍」義有緊密聯繫的。

由以上所述出發考慮，一些「範」字用例的理解，以及「範」的詞義引申脈絡和詞義特徵等，就可以講得更加明白清楚，體味得更加「親切」了。

4

「範」之常訓為「法」（古書亦多作「范」），研究者多以「型範」之「範」義作為其引申起點（依《說文》，型範字本作「范」。不過此點與此所論關係不大，可不計），乃至「範圍」連用者，亦將「範」訓為「法」、與「型範」義相聯繫，實感不切。所謂「法」義，應來源於上述「有一定界限的區域」亦即「（一定的、特定的）範圍」義，而不是由具體的「型範」義引申出來的。同樣地，也應該認為型範之「範」之得名係由「一定範圍」（鑄器之範的特徵是「封閉」「被包圍」）而來，而非相反。此可聯繫「型」「象」兩字為說、相印證。

「型」之常見義為「儀型、典型」（名詞）、「效法」（動詞）。西周金文作「井」，古書多作「刑」。它也同樣不能講成自「型範」之「型」義引申出其它諸義，而應理解為其語源皆係「形象」之「{形}」（「形」字本身晚出，古以「荆／刑」為

之)。「{形}」作動詞，即「以……爲形」「照某形作……」，亦即所謂「效法」；「型範」之「型」，則應係自「如其形」得義。「象」字亦與「形／型」平行。「象」之「形象」義多見，不必贅舉。「象」又可作動詞，訓爲「法」，《漢語大詞典》「效法，仿效」義項下舉以下兩書證。《左傳·桓公二年》：「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漢書·禮樂志》：「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此義亦由「以……爲象」「照某形象作……」的引申途徑而來。

同樣的，「範」之「法」義，作名詞者，亦本即由「一定的範圍」義而來（亦即前舉「洪範」「五范」之「範／范」）；作動詞者，亦本即由「以……爲範（圍）」「照某範（圍）作……」而來。我們先看下舉一些訓「法」之「範」係名詞的例子。《逸周書·周書序》：「武王既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作《大匡》。」「訓範」一語後世多見，《漢語大詞典》釋爲「猶儀範」，按「範」字實即抽象的「言行之『範圍』」義。《逸周書·酆保解》：「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德刑」一語先秦古書多見，謂對立的恩德與刑罰二者。「棄德刑範」應斷讀作「棄／德刑範」理解爲「拋棄德、刑之『範』」。研究者或謂「德、範，指大臣」，或謂「棄德刑範，言蔑德用刑也」，或謂「刑、範皆法也」，⁵⁷或譯作「拋棄道德，刑殺典範」，⁵⁸恐皆非是。馬王堆帛書《九主》八至十一行數見「天金（範）」，又謂「唯天不失金（範）」「不失金（範）」云云。楊雄《太玄·文》次六：「鴻文無範，恣于川。《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范望注：「范，法也。」以上諸例，「範」聯繫「範圍」義理解，皆較泛泛地訓爲「法」，乃至與「型範」義相聯繫，更爲準確透徹。

此類「範」字作及物動詞，則猶「以一定範圍限制、約束之」。例如：

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孟子·滕文公下》）

趙岐注：「範，法也。」《漢語大詞典》「範」字「納入軌範，使依規矩行事；控制」義項下第一個書證即此例。又如：

⁵⁷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95，引潘振、陳逢衡、朱右曾說。

⁵⁸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97。


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
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









（《漢書·嚴安傳》〔安上書言世務〕）

顏師古注：「範，謂爲之立法也。」按不如以「範圍」之「範」的動詞用法（「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亦即「約束、防範」義）作解，更能得其源。「範民」亦與「坊／防民」相近。「防」由「防衛」義引申出「約束、限制、防止」等義（與前述「型範」之「範」的得名之由相類，「堤防、堤壩」之「防」亦應係由「防衛」之「防」而得名，而非相反），「防範」義近連用，後來凝固爲雙音詞。東漢嵩山開母廟石闕銘謂「昔者共工，範防百川」云云，「範」字仍係很實在的「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之義，更爲明顯。

「範」由具體實在的「範圍」義引申出「法」義，亦引申出「型範」義，或者說派生出了「型範」之「範」（「型範」之「範」由其「密閉包圍」之特徵得名）；型範之「範」又反過去兼併了「範圍」之「範」（參下文所論），於是訓「法」者，就很像是「型範」之「範」的引申義了。其間關係，與裘錫圭先生所論「𠂔」與「糾」等，⁵⁹非常相似。

（三）



現在回到表「範圍」問題。


裘先生解釋說，甲骨文「東」字，「象木上有物纏束之形」，「本義應該是纏束包裹一類意思」；「字象『木』的周圍有物包束之形，正與字同意」，所以二者應係一字。後來研究者多已指出，根據後出資料，的原始形應作類。⁶⁰我認爲，與兩類形，應以前者在造字取象上較爲「寫實」。形之所象，就是「在樹幹上加以纏束包裹」，殆與日常多見的在樹幹上纏裹草繩之類有關。其事今日尚多有之，或爲樹木過冬以禦寒，或爲樹木移植時防止蒸發流失水分等。卜辭有王「𣎵木」即「種樹」之貞（《合集》5749），⁶¹又有「王其省樹」云云之

⁵⁹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45-146。


⁶⁰ 參看鄔可晶：〈文公之母弟鐘銘補釋〉，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36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頁59-61。劉雲：〈說「東」〉，前引《古文字研究》第32輯，頁623-628。

⁶¹ 裘錫圭：〈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𣎵」（邇）及有關諸字〉，收入前引《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

貞（《合集》27781），可見「植樹業在商代已有一定規模」，⁶²那麼，當時在樹幹上纏裹以草繩之事，亦應頗為多見。形自此取象，是很自然的。與之相較，形只能理解為係以「抽象手法」造字，在整個「木」形之外加以封閉筆畫表「包裹」，而並非「寫實」的圖畫，因為當然不可能將樹根樹枝也都包裹進去。或者說成，其中「木」形係「以字義表意」而非「以字形表意」，也是可以的。

同時，「纏束包裹一類意思」的「束」，以及「訓為『束』的『鞮』字」，它們與師鬲鼎的「範圍」之義（前引文中所謂「遵循」「法則」），其間尚有距離，不夠密合。如以形所表之義當「範圍」之「{範}」，就很自然直接了。

前舉裘先生引以為說的「繩其祖武」，「繩」字亦正頗可與「範圍」相印證。此詩句「繩」字之解歷來頗有異說，或訓為「繼」，或訓為「承」，等等。劉洪濤先生謂「『繩』也可以當法講」，⁶³較諸說為勝。按所謂「當法講」的「繩」，是由「準繩」之「繩」亦即「木工用以測定直線的墨綫」義引申而來的。「準」為取垂直之具，引申為「準則」；「繩」為取水平之直之具，亦引申為「標準、法則」。

「繩其祖武」的字面意思，就是「以其祖的足迹為繩」，即遵循其祖的事迹、所作所為之意。「繩」字亦有作動詞為「約束、彈正」等義，亦即「使……合於繩」，與前述「範圍」等的引申關係相類。據此，「範圍伯太師武」亦應以講成本即「以伯太師武為範圍」最為直接順適。此「武」義是很實的，如《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字面意思就是「追上前王的『足迹』」。今語猶言「追隨前人腳步」云云，係同一譬喻手法。且事有甚巧者——形正係從「足迹的範圍」角度取象——煩瑣一點講，師鬲謂自己「範圍伯太師武」，其字面意思，就是「師鬲之足迹的範圍，以伯太師之足迹的範圍為範圍」，猶「亦步亦趨」義，實即謂師鬲自己的活動、行事，一以伯太師之事迹、所作所為為法則、準則。前引裘錫圭先生說「範圍伯太師武」，「也就是法則伯太師的所作所為而不違離的意思」，「不違離」云云，與此所論甚近。



頁173-174。









⁶² 裘錫圭：〈釋「討」〉，上引《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頁508-509。

⁶³ 劉洪濤：〈也說師鬲鼎銘的「範圍伯太師武」〉，《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頁73-79。又見劉洪濤：《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195-203。

六 「𠂔」兼表「犯」與「圍」的補充說明

(一)

如上所述，有「範」音之理已明；「範」與「犯」聲符相同，則之用為「犯」，簡單說為純粹假借已可通。但總覺尚有不夠自然「密合」之處，亦即如此講還難以保證其「必然性」或者說「排他性」與「唯一性」。其實，略進一步思考就會想到，「{犯}」之與「{範}」，本來就是存在密切聯繫的。

首先要排除一層干擾，就是可能有研究者會認為，形就可以理解作「強調從城邑某一面的進攻」云云，⁶⁴從而說為本即為「犯」所造表意字；同時，也就可以講成係更強調「犯而入」的繁體。或者說為，其原始完整形本即作，係表現「來犯而侵入」，本即為「犯」所造；省而為；則或無關，或亦由省略而來。按此設想恐不可能。一則因為，若果如此，比照甲骨文「（涉）」「（踊）」兩字之形，⁶⁵以前後兩腳之位置變化來表現動態的「人之位移」，則其字更應是寫作左右兩腳一前一後分別位於「口」形內外才對。作「兩止並列」者，還是講成人站立的「靜態」之形更合。二則也是更為重要的，如此設想，無法解釋田獵動詞類用法。如果承認該類用法讀「圍」，則「犯」之表意初文為何又有此音，實難以說明。

其實，從語言角度分析，「犯」應該就是由「範圍」之「範」引申而來的，或者說其語源、「得義之由」是「{範}」，「{犯}」係由「{範}」所派生。

體會「犯」的詞義特徵，可以概括描述為「侵入（或「突入／觸入」）一定的區域／領域（或「界限／範圍」）」，與「範圍」之「範」密切相關。我們看古書「犯」字的諸多豐富用例，最基本常見的言敵軍犯邊、犯境、犯塞、犯國、犯邑或犯城等等，「侵入一定區域」義最顯；兩軍對壘中之「犯師」「犯敵」等，亦為「突入對方軍陣之區域／界限」；或謂犯主、犯君、犯上、犯有司等等，以及

⁶⁴ 此語見前引張宇衛：〈賓組甲骨綴合十八則〉，頁21。

⁶⁵ 參看陳劍：〈金文字詞零釋（四則）〉之「一、新出五年琿生尊『通祿』之『通』字」，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32-136。

(水、火、霜露、野獸等) 犯人，包括抽象之「冒犯」人，亦皆就「侵入人身之領域」而言；打仗中犯兵刃、犯矢石等，亦就兵刃、矢石等「所及之範圍」而言。⁶⁶ 從這個意義講，最初「犯」實與「範圍」義之「{ 範 }」有密切關係，應該就是由之派生出來的。相類的意義關係，可以聯繫「閒」字為說。「閒」的本義、常用義為名詞「閒隙」，作動詞則有一義為「閒廁／廁身其間」，實即「插入閒隙中」，亦即大家所熟悉的「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之「閒」(《左傳·莊公十年》，杜預注：「閒猶與也。」)

前文已經講到，「範圍」義之「範」，作動詞用最初指很實在的「約束」義，亦即「使……在某範圍之內(而不出其外)」。

這裡我們又說，此類「範」引申為「(由外而)進入某範圍之內」，即派生出「犯」。這也並不矛盾。同類的涉及「雙方／兩端關係」的詞義運動，古漢語中其例頗多。與此所論較為切近者，可以聯繫同樣外从「口」的「囿」字來類比體會。「囿」之原始字形作「一個帶著手銬的人被限制在一定區域之中」，本義為「牢獄、監獄」。它的一個詞義運動方向是由「界限」出發而引申為「邊疆、邊境」；另一個引申方向則為由「限制」出發，既可以是「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亦即「不讓出某範圍」的「禁止」義，也可以是「不讓進入某範圍」的「抵禦、守衛」義。後一義其字亦作「圉」(《說文·口部》「圉，守之也」)，常與「守」義近連用構成雙音詞「守圉」「守圉」，研究者多謂其字讀為抵禦之「禦」，實不必。

還有，「犯」得義於「{ 範 }」，亦猶「違離」之「違」得義於「{ 圍 }」。如下所示：

「一定的範圍」(音「範」)——侵入此範圍曰「犯」

「一定的範圍」(音「圍」)——去此範圍曰「違」



「違」與「犯」亦義近而各有其詞義特徵。《周禮·夏官·大司馬》「犯令陵政則杜之」，鄭玄注引《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禮記·表記》「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云云。「違犯」「犯違」亦或義近連用，後來凝固為雙音詞。用於抽象意義的「犯命／令」「犯法」「犯禮」等等，與「違命／令」「違法」「違禮」等等，其所指略同而義各有當、各有其意義特點。「命、令、法、禮」類詞語所










⁶⁶ 王鳳陽先生謂，「受侵犯」之「犯」，「是侵入自己的領土範圍」；一般之侵犯之「犯」，「是侵入別的領域」；「犯禁」，「是侵入禁令所限制的範圍」，皆可與此所論合觀。見王鳳陽：《古辭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643。



指，一般總是「正面規定（應作之事等）」與「反面禁止（不應作之事等）」兼而有之，從而構成某一方面的抽象意義的特定「範圍」或「集合」。「犯」就「侵入反面禁止範圍內」而言，「違」則就「背離正面規定範圍」而言。

由以上分析考慮，卜辭常用「𠩺」表「犯」，就更覺自然直接了。

（二）

「東」字有兩讀之由，裘錫圭先生舉甲骨文「鳳凰」字為證，謂「鳳的象形字本來有『鳳』『凰』兩音。『鳳凰』是一個雙音詞，『範圍』也是一個雙音詞。很可能商代的東字就跟鳳字一樣，也有『範』『圍』兩音」。我們追溯到//𠩺形表「{範}」與「{圍}」之後，再來看這個問題以及前述以「𠩺𠩺」表「範圍」的文字學關係問題，可以作如下理解。

「範圍」之「範」的本字//𠩺，引申出「包裹」「包含」義很自然；本義為「包裹纏束」的「東」字，其所承擔的應該就是這個很近的引申義；「圍」也有「圍裹」「包含」義，「範圍」很早就是語言中的固定雙音詞，或者常常連用或對舉，其間關係極為密切，故亦可音「圍」。同樣地，//𠩺亦可音「圍」。其性質，大概既可說為早期表意字的「一形多用」，亦可說為「同義換讀」。考慮到早期古文字尤其是殷墟甲骨文中，似尚未見可靠的「同義換讀」例，則還是以說為「一形多用」為好。所略不同者，音「圍」之又加注「韋」聲分化出了「𠩺」（韋），而同樣又有「圍」音之//𠩺，則分化手段不同，是被後起的「圍」字（現最早見於西周晚期柞伯鼎）所取代了。

本即表「範圍」義之「{範}」與「{圍}」的//𠩺，後來被淘汰或是不再常用；其詞在西周金文中用「東韋」表示；「東韋」兩字本來所為造之詞，是與「{範圍}」關係很近的親屬詞。其間關係，就好比裘先生所論「函」之與「含」，以及前述「糾」之表「𠩺」，皆係所謂「本義就是假借字的引申義」云云的情形。⁶⁷



六 餘論

以上所談，都是建立在「𠩺」與後世字形「全無聯繫」這一想法基礎上的，

⁶⁷ 前引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頁146-147。

故不得不先「尋詞」再來「推字」云云。經過詳細論證，「𠂔」的主要用法為表「犯」此點，似乎已經頗可確定。那麼，後世字形中是否真的就完全找不到可能有聯繫者了呢？對此也不妨多說幾句。

由讀音近同、文字關係密切方面考慮，很容易想到後世的「乏」字。我們知道，「乏」字目前最早僅見於戰國文字，其形也還沒有找到更早來源。有關通用關係固不必多說。「乏」聲字與「巳」聲字相通，傳世古書與出土文獻中皆其例極多。⁶⁸ 直接的例子，如馬王堆帛書《十六經·正亂》28行「毋乏吾禁」，原整理者即讀「乏」為「犯」。

我們可以假設，「𠂔」字的（《集成》6483 父戊彝）類形體，省去其右下反寫的「止」旁（古文字演變中「刪減同形或『準同形』部分」之例頗為多見），上方的黑團形也象「正」字變化那樣「線條化」作一橫筆，同時又為了要與「正」字相區別因而變作斜筆，全字就成為（《集成》9735-2A 中山王方壺）類形的「乏」字了。當然，這完全是缺乏實據和演變中間環節的猜測，既完全不敢自信又無法證明。同時還有一層，族名金文中又有如下兩形：



千～爵（《集成》8202，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



遽仲解（《集成》6495，西周早期）

仿照上述思路，要是說「乏」形係由此類形（尤其是後一形，因前一形尚不能排除係从「行」之一半、與後者非一字的可能）「刪減省略右半」而來，似乎還更為直接（至於此類形如與「乏」聯繫又如何解釋，亦無更多話可說）。由於存在這個干擾，本來覺得還頗有可能的「𠂔」之為「乏」，就又變得很難講了。姑皆誌此，以備後考。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初稿，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改定。

⁶⁸ 參看張儒、劉毓慶編：《漢字通用聲素》（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019「【𠂔通乏】」條。又白於藍編：《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391「𠂔與𠂔」「𠂔與𠂔」條，頁902「乏與汜」「乏與犯」「乏與範」條。此外又如傳抄古文「犯」作「𠂔」，等等。

參考文獻

專書

- 于省吾：《雙劍謬諸子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纂：《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 王雲路、王誠：《漢語詞彙核心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王鳳陽：《古辭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白於藍編：《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沈 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 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李 發：《甲骨軍事刻辭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林 澧：《商史三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年。
- 周忠兵：《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
- 畢秀潔：《商代金文全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
- 張宇衛：《綴興集——甲骨綴合與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年。
- 張惟捷：《殷墟 YH127坑賓組甲骨新研》，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3年。
- 張 儒、劉毓慶編：《漢字通用聲素》，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黃懷信：《鵠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黃懷信：《鵠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劉 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 嚴志斌：《商金文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論文

- 方 勇：〈甲骨文中的「瀕」字及相關問題〉，《殷都學刊》2008年第1期。
- 王子楊：〈甲骨文舊釋「凡」之字絕大多數當釋為「同」——兼談「凡」、「同」之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朱鳳瀚：〈由殷墟出土北方青銅器看商人與北方族群的聯繫〉，《考古學報》2013年第1期。
- 宋雅萍：〈說甲骨文、金文的「敢」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2輯，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年。
- 李 發：〈對一羣自小字類卜辭中「方商」戰爭持續時間的測察〉，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李 發：〈甲骨文所見方方考〉，《考古學報》2015年第3期。
- 李學勤：〈海外訪古記〉，收入同作者《四海尋珍》，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 胡雲鳳：〈說「雀」與「奎」〉，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35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0年。
- 張宇衛：〈賓組甲骨綴合十八則〉，《東華漢學》第16期，2012年12月。
- 張宇衛：〈甲骨卜辭戰爭刻辭研究——以賓組、出組、歷組為例〉，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
- 張惟捷：〈殷商武丁時期人物「雀」史跡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4分，2014年12月。
- 陳逸文：〈《殷虛文字甲編》新綴十二組〉，《淡江中文學報》第29期，2013年12月。
- 陳 劍：〈金文字詞零釋（四則）〉，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黃天樹：〈《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補闕〉，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收入《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 黃天樹：〈甲骨拼合三集·序〉，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年。收入《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 黃天樹：〈甲骨卜辭中關於商代城邑的史料〉，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4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收入《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 黃天樹：〈契文瑣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收入黃天樹：《黃天樹甲骨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 黃天樹：〈甲骨拼合五集·序〉，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年。收入《黃天樹甲骨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 葛 亮：〈甲骨文田獵動詞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裘錫圭：〈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𠄎」(邇)及有關諸字〉，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裘錫圭：〈釋「𠄎」〉，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裘錫圭：〈說「𠄎」白大師武〉，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裘錫圭：〈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又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227>，發表日期：2010年8月2日。
- 裘錫圭：〈試釋殷墟卜辭的「𠄎」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中國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鄔可晶：〈文公之母弟鐘銘補釋〉，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36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
- 鄔可晶：〈說「回」〉，《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2019年冬季號（總第2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年。
- 劉洪濤：〈也說師𠄎鼎銘的「困圍伯太師武」〉，《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又見劉洪濤：《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 劉 雲：〈說「東」〉，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中國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32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蔣玉斌：〈說甲骨文中作狀語的「上」「下」〉，《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工作坊》，

杭州：浙江大學中文系、漢語史研究中心，2018年7月2日。

謝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魏慈德：〈舊釋有關「監凡」「爵凡」卜辭的探討〉，《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網路資料

李愛輝：《甲骨拼合第377-383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8750.html>，發表日期：2017年7月29日。

李愛輝：《甲骨拼合第412～416則——附新第405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室網站，網址：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9997.html，發表日期：2018年3月22日。

周忠兵：《甲骨綴合一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jgzhh/415.html，發表日期：2006年9月9日。

蔡哲茂：《〈殷契拾掇〉三編與舊著錄對照表（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jgzhh/365.html，發表日期：2006年4月12日。

蔣玉斌：《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300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305.html>，發表日期：2011年3月20日。

蔣玉斌：《甲骨新綴10組》之第1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862.html>，發表日期：2014年12月25日。

蔣玉斌：《甲骨舊綴之新加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887.html>，發表日期：2014年12月25日。